

#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如何治理?

## 多部门“义乌论剑”共商治理新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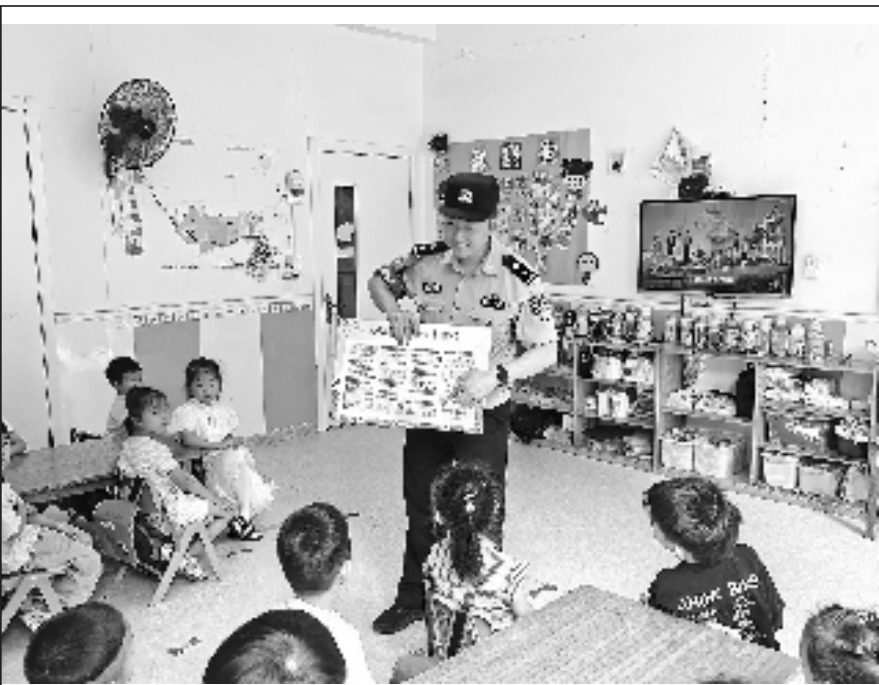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王春苗 通讯员 王加成 王成

本报讯 6月24日,由省十里坪强制隔离戒毒所和义乌市公安局主办的“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干预模式与公共安全治理”研讨活动在义乌举行。省戒毒管理局、金华市公安局、义乌市委社会工作部、教育局、卫健局及医疗、教育领域专家学者等齐聚义乌,就新形势下未列管成瘾性物质管控和成瘾干预展开研讨,共商综合治理对策。

义乌市的相关探索和实践,获得了与会嘉宾的广泛好评。近年来,针对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呈现新型化、隐蔽化、互联化以及跨境化等特性,义乌市公安局与浙江省十里坪强制隔离戒毒所深化协作,创新推出未列管成瘾性物质管控与成瘾干预模式,通过“源头防控、数字赋能、社会参与”,打造全链条防控体系。义乌建立“哨兵机制”,推动市场监管、教育等部门发挥“前哨”作用;通过运用“苍穹”系统与社会数据智能分析,实现对未列管成瘾性物质的全

程溯源,提升动态管控效率;加大社会协同机制,在复吸管控就业帮扶等方面进行多部门协同合作,推行“公益积分制”就业帮扶,联合15家企业提供定向岗位,有效助力戒治人员回归社会。据统计,目前义乌市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新增人数同比下降明显,成瘾人员复吸率得到有效控制。

活动中,浙江省戒毒研究院、省十里坪强制隔离戒毒所、义乌市公安局还签订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成瘾机制与干预方法研究三方合作协议。



### 民警叔叔来教防溺水

近日,温州龙湾公安海滨派出所社区民警钟翰舜走进辖区幼儿园,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活动。钟翰舜通过生动有趣的语言、贴近幼儿认知的卡通动画,教孩子们要远离危险水域、遇到同伴溺水时不盲目施救,要及时呼救、拨打110。

通讯员 朱雅丽 摄

# 杭州立法保障房屋使用安全 实现城乡全覆盖

本报记者 俞可薇 通讯员 张芝

本报讯 怎么进行外墙外立面安全性检测?农村自建房安全如何保障?6月25日上午,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杭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新闻发布会,对这些热点难点问题作了系统性规定。

《条例》突破原有城镇房屋管理范围,明确法规适用对象包括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 and 农村所有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

住宅和非住宅房屋;同时规定违法建筑处置前,当事人也应当遵守本条例规定,实现存量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全覆盖。

针对频发的外墙脱落问题,《条例》明确应当进行外墙面安全性检测的情形、相关检测报告管理以及后续的处置等内容。在危房治理方面,要求严格落实“人不进危房,危房不进入”,明确解危责任判定标准,维修加固后的房屋须经复核鉴定是否完成解危。

创新监管方式是本次立法的一大亮

点。《条例》固化房屋使用安全数字化管理,要求建立全市统一的房屋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与相关部门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同时创新建立重点监管房屋定期体检制度,对重点监管房屋分类设定检查周期,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开展安全检查、评估。

《条例》已经由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将于2025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杭州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林林表示,后续相关部门将及时研究制定具体配套措施,使法规有关规定能够有效落地。

## 杭州西湖边这一幕激动人心

# 新生小鸳鸯试飞“成绩单”出炉

潮新闻记者 杨晓轩

“西湖小鸳鸯起飞了,它们翅膀硬了,飞行距离目测达到150米,厉害呀!”

6月25日清晨7时,在杭州孤山公园荷塘边,今年最早一批出生的小鸳鸯“摩拳擦掌”,当天它们要完成一生中最重要的“考试科目”之一:飞行。

鸳鸯妈妈带领着小鸳鸯在岸边来回踱步,此刻它的心情不亚于目送参加考场的孩子走进考场。

这事也吸引了市民游客围观。在大家的注视下,小鸳鸯毫不怯场,纵身一跃,动作十分完美。

“今天它们飞行的距离突破了150



鸳鸯妈妈带着4只鸳鸯宝宝来到岸边高台,准备参加试飞“考试”

米,说明它们长得很好!”西湖鸳鸯护卫队志愿者景光说,一般西湖小鸳鸯从出生跳巢到起飞,需要经历55至58天,起飞成功也标志着西湖小鸳鸯即将告别母亲的守护走向独立。

据西湖鸳鸯护卫队观测和统计,截至



小鸳鸯试飞距离已经突破150米距离

6月24日,西湖小鸳鸯已出巢24窝,共出窝鸳鸯幼鸟202只;外围小鸳鸯出巢6窝,共出巢鸳鸯幼鸟50只。

“总体来看,今年共出巢30窝252只小鸳鸯,是我们有观测和统计以来的新高。”景光说。

(上接1版)

除了性情大变,短短半年,我们又挥霍了25万元。父母以为这是恋爱开销,殊不知我们连吃碗拌面都要比价,省下的钱全给了“笑气”。

争吵、呕吐、幻觉……生活只剩下一地碎片。今年年初,我短暂清醒过,删了毒友,还找了份课外工作。可戒断的痛苦像千万只蚂蚁啃噬我的骨头。

熬到发工资那天,我又鬼使神差地打开了某购物软件——卖家甚至明目张胆用“××枪配件”当暗号。然后我就又开始“打气”,刚开始还自以为这次我还是能控制住的,“一两罐”没事的。我想得真是太简单了,中断几天,往往会爆发更强烈的渴求度,结果是量越来越大。10天后,8万元灰飞烟灭。

直到某天,小优“打气”后抽搐着倒在我面前。我惊觉,必须得改变了,不然我们会被“笑气”侵蚀而亡。

### 我们在这里“洗心革面”

我颤抖着在网上搜索“如何戒‘笑气’”,很快找到了省余杭所的咨询电话。打过去,对面民警的声音很温和:“别怕,我们帮你们。”这句话给了我莫大的勇气。

我和小优分别向父母坦白,双方父母都崩溃大哭。小优的爸妈除了伤心,还气愤我带坏了他们的宝贝女儿。他们说,除非我们能彻底戒掉“笑气”,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同意我们结婚的。

第二天,爸妈就开车送我们到了省余杭所。想象中的高墙铁网并未出现,这里更像是一所学校:明亮的康复室、热腾腾的一日三餐,民警还会拍着我的肩膀问“昨晚睡得好吗?”

每天,我们在这里接受经颅磁治疗、心理辅导,还一起种菜、打球。民警安慰我们说:“‘笑气’损伤神经,好在你们还年轻,能恢复。”

我想过了,等康复之后,我会和小优一起找一份正经工作,不想再让父母失望,也不想再让自己堕落,今后要积极向上地生活。

如今,小优的脸色渐渐红润,而我也终于敢照镜子——那张曾经被毒痕覆盖的脸,正在“洗心革面”。

计划中的婚礼,因为“笑气”延期了,幸好我们人还在、情还在,婚礼依然可期。

### “法姐姐”有话说:

小林的故事令人痛心,“笑气”险些毁掉一对本该拥有灿烂前程的年轻人。他们曾是父母眼中的骄傲、大学校园里的甜蜜情侣,却在短短一年内沦为“笑气”的奴隶,甚至差点搭上性命。

像小林这样的案例,并不在少数。据省余杭所民警介绍,近年来“笑气”滥用呈低龄化趋势,常常伪装成“减压神器”诱骗青少年,且复吸率极高。“笑气”泛滥,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家长不能只给钱不给爱,学校不能只教书不教“防毒”,平台不能纵容非法交易,而年轻人更该明白——“试一试”的代价,可能是你的一生。